



禮記疑義卷四十八

祭義第二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訂義註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疏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是以致其敬發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其事以上報其親不敢不極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諸侯為籍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
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籍說文作藉齊音咨或音成

訂義註籍籍田也先古先祖疏君子報親不敢不盡
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籍田以親耕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總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
特據天子自外則通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
為祭祀諸神湏醴酪菜盛之屬於是乎籍田而取之
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
犧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
力孝之至也

訂義註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
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疏
此一經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
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
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
也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牲
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牲所祭之牲必於是養獸之官
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納而視之

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
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
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
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
致極耕籍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
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訂義註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
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胞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
以食蠶蠶性惡溼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
蠶歲之大功事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

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其率用
此與問者之辭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
手振之以出緒也

疏案內司服註云唯二王後禕衣與此註同案明堂位魯公夫人亦

用禕衣此不言者魯為特賜 疏此一節廣明孝子報

非常法此據常者故不言 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
家之桑於其處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者取其浴
蠶種便也築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
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仍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
丈也傳曰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
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為季春朔日之
朝卜三宮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
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卜取吉者前雖則總舉天子
諸侯此時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
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采桑必帶露而溼蠶性惡溼
故乾而食之歲既單矣者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
初遂獻繭於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於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遂副禕而
受之者既擬於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
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古之
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者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
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及良日夫人繅者良
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吉利之日日至而後

乃夫人自縹三盃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
出其緒故云三盃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縹者以夫人親縹三盃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既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
人世婦之吉者此雜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
人就其中取者吉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縹非
一人而已唯云世婦之吉者擇其吉者以為主領非
唯一人而已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者前又解耕
籍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
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實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
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
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

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
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
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
一也

訂義註斯酒猶酒史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躬身也
極至也理謂言行也塞克滿也減猶倦也盈猶溢也
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而進
之以能進者為文溢而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
美疏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訂義疏此一節以下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
孝有三者大孝尊親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匱聖
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二也謂
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
使預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中孝用勞亦為一也其
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小孝用力為一能
養謂因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訂義註公明儀曾子弟子疏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者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為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敬乎亨熟糲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訂義註遂猶成也稱願然猶而也疏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者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哉害必及親所以為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亨熟糲鄉嘗而薦之非

孝也養也者言亨熟羶鄉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
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
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言嘗薦美
食但是養也非論孝子言若人將為孝曰此子百行
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美願然曰如此是美願之云此
子父母有幸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令人美
願如此乃所謂孝也眾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為眾行
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教孝則孝經云
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眾行之根
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其行曰養者言不能稱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養可能也敬
為難者言供養父母可能為也但尊敬父母長為難
也敬可能也安為難者其敬雖難猶可為也但使父
母安樂為難也安可能也卒為難者卒終也父母在
日使之安樂猶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行孝為難
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者解卒為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既沒之後謹慎奉
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孝子可謂能卒
矣仁者仁此者此謂孝也言欲行仁者仁於此孝也
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

此者也禮者履此者履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者必
須履踐此孝也義者宜此者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
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信者信此
者言欲行誠信於外須誠信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
可誠信於外強者強此者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
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強盛則能強盛於外樂自順此
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能順
從孝道則身和樂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受刑戮由反
此孝道而興作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
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訂義註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
也疏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
曾子之言但此以下事異故更言曾子曰夫孝置之
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
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之
而橫乎四海者溥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
孝道廣遠也溥字定本作傳傳溥古字傳著之名義

俱通其義如此一也施諸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
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推而放諸東海而準至北海
而準者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
於四海能以為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詩大雅父王有聲
之詩美武王也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
海之內悉以準法而行之與武王同故引以證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木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遺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施備物可謂不遺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
之此謂禮終

訂義註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勞猶功也忠
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已之勞苦無怨
無怨於父母之心不逆順而諫之仁者之粟喻貧困
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疏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
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
曾子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
愛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

矣者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
是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遺矣者遺之也廣
博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即是大孝不遺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
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
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
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
口忿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頃注作跬
一舉足為

跬再舉
足為步

訂義註曾子問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予
我也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及於身人不能無忿怒
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疏
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
可損傷之事無人為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
如人最為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者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者謂一舉足君子於一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忘之恐有傷損是故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由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舟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惡言不出於口者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為人所賤也忿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反於身者謂已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嗔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者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也矣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訂義註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此疑似誤考或云後小之誤次乎事親言其先老也疏鄭恐經云貴

者皆班序在上故謂燕賜有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
班序皆以官爵為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貴老但於
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者謂德
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
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
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
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
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

疏此前經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故下云
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
四代悌順尚齒之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者虞氏帝
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齒夏
后氏貴爵而尚齒者夏后之世漸澆溥不能貴德而
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貴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者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
與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故云貴
富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者周
人又劣於殷敬愛彌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
於已有親乃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
齒因履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
王也未有遺年者言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王也未
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在是久矣次乎事親

也者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第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直

訂義註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

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

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

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疏知朝位五

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於庭君立於階上

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者儒行文云不

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於庭北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進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

也則於路寢門外曰視朝亦揖竟即退不待朝事畢

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者案曲禮云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

云是君不許老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

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

朝八十杖於朝是 疏此一經明朝廷之中行弟也是

君許者與此朝

故朝廷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

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

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者以其尚齒放七十者許之

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八十不俟朝君
問則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見君揖則
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遜弟
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辟音

訂義註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辟乘車

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

以任少者代之疏錯參差雁行為行父黨隨行王制文疏此一節明弟

通達於道路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言肩臂不

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

者若兄黨為雅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為行見

老者則車徒辟者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

者則辟之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者任謂擔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
通達於道路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
巷矣

訂義註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見無子孫

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狃狩矣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訂義註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

頌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其多其老者謂竭
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獫冬獵為狩什五士卒部曲也
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疏四井為邑至十四井司馬
法文云以為軍田出役之法
者謂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供軍曰役事故云以為單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
衰不從力役之事也者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
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
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
猶任田役故頌禽之時多此長者云春獵為獫冬獵
為狩爾雅釋天文經云狝狩夏苗秋獮可知也五人
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
主帥部領團曲疏此一節明弟道達於獫狩古之道
而聚故云部曲

者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卻道周初
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五十不為甸徒者謂方八里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徒甸謂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謂之甸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氣力始衰
不為此甸役徒頌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軍
頌禽之時多長者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
衆以義此之而弗敢犯也

訂義註死之死此孝弟之禮疏此一節總論結上文
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廷是也在上
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
也此經總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衆以義死之而弗

敢犯也者孝弟之道通達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狹
將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眾庶也故眾以道理之
義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
而不行也

祀乎明堂所以敬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廡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
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

大學音泰

訂義註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
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疏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堂而民知孝彼謂文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
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
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
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
王也云西學周之小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
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
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有所習之學若瞽宗則
在國虞庠為小學者則在西

疏此一節廣明孝弟之

道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

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樂記云祀文王於

明堂是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者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註謂養老也父謂君

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為

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為弟文有所對也祀先賢於西
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者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今諸
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西學鄭註云周小
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在
國之西郊是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
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
入學而天子齒

大孟
音泰

訂義註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文王世子曰行樂人而
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疏此一節
明養三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眾其德天子袒而
割牲者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者謂食
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酌者謂食罷親執爵而
酌之也冕而總干者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
是故鄉里有齒者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
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
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
化上故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致此

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而大子齒者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疑義註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

疏周四郊皆有虞庠

廷華案四學疏所云四代之學也虞庠在西郊焉得云四郊皆有之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

昭文張金吾宣為定續經解

可也

訂義註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此一節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土諸侯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謂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一親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若言論政教君即往就之可也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訂義註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

夫士

疏此一節齒於鄉里齒於族未知何時如此故明之云謂鄉射飲酒時鄉射謂鄉人詢眾庶而

為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又云飲酒者謂鄉人飲酒及黨正飲酒此註鄉射飲酒兼此三義也疏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一命齒於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齒於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內計長幼為世序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官其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謂特坐賓東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者若此飲酒之時族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嚴陵方氏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時貴

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於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鄉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疑義註不敢先謂既一人舉解乃入酒疏案儀禮鄉飲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註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是也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無正齒位之事其實鄉射鄉飲酒亦有正齒位之禮但文不備也故此云鄉射飲酒總正齒位之事也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生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眾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於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謂當飲酒之時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士三命故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鄭註三命列國之卿若其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為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賢能其賓必少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為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註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是大夫坐於上士坐於下再命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坐於賓東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者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二

三

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侍
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
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
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
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
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
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
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註云雖非族亦然
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此有族七十者
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
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
正告於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廷華案鄉飲酒禮既飲酒之禮有四賓賢能一養老
二習射三飲國中賢者四賓賢所重不在齒習射即
詢衆之義所重亦不在齒此齒不齒當以養老及飲
國中賢者言養老當無習射之法習射之法飲國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賢者或有之則但言飲酒禮可耳至尊東之位有二
一為觀禮之大夫鄉飲酒禮所謂遵者是也一則再
命三命與飲者此記不齒者是也註但知尊東為不
齒之位因悞以尊者亦不齒之人所謂一人既舉觶
乃入者蓋尊者入觀禮之節也觀禮不敢干正禮故
正禮成然後入若齒不齒則立就賓中言飲酒凡以
為賓豈有舉觶後賓始入之理疏謂無七十者亦當
於此時入則又與不得先七十者之義悖矣又其所
以不先入者為七十者耳若少者則自當後不齒者
而入疏乃謂少者亦先何理可據况記明言族有七

十者弗敢先註乃以為非族亦然不又與記說悖耶
又飲酒尚齒是飲皆然鄉飲禮酒所以不言齒不齒
者以彼經止言賓賢之禮且彼賓中亦無不齒之人
故略之而以為黨正之事悞矣士立堂下亦鄭臆說
詳鄉飲酒案以理論之觀禮者在下則可無位若既為賓
而又使之立於堂下無是理也既旅不入亦指觀禮
之士非為賓之士也又鄉 尊者言大夫不言命蓋
觀禮輕故但為大夫皆在尊東此齒位重故必細別
言之非諸侯天子之謂也且也鄉飲酒之禮不一明
日之告蓋賓賢不及老者故於明日日飲之若養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及飲國中賢者則七十者自在賓中何必待之明日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

訂義註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
六曰見爵賞之施焉疏此一節明有善讓於尊上示
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
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
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代以尊賢也

訂義註立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

卜大卜立三兆三易三夢之占疏此稱官者於周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

原也鄭註云言兆形似玉瓦源之豐躋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顛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

北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云連山災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讚云夏日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三

夢一曰致夢二曰 疏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

之事也立以為易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

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

即今時易也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為占

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

服袞冕北面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之所有為之
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教不伐以尊賢也者
有善稱人有過稱已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
人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
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
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
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後入
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
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訂義註將祭祀謂齋之前後也不及爰言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真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疏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在齋莊卑誦思念其親存也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齋莊其心以謀慮祭祀以具服物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以治百事者謂齋前後凡治百象之事行必恐如懼不及爰然者言孝子色必溫

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心貌必溫身必誦者言孝子設奠及酌之時容貌溫
和身形必卑誦如語焉而未知然者如以語諮白於
親而未之見報答者宿者皆出者謂助祭所宿之賓
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靜然然後以正
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及祭之
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孝子思念親深及至祭
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如親將復反更入然是
故慤善不違身者以孝子思念親深為是精慤純善
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恒慤善也耳目不違心者言
忠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結諸心者言思念深

結積於心形諸色思念其親形見於色而術省之者
術述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偏循述而省視之反覆
人忘也此乃孝子思念其之志也

疑義註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

廷華案陶陶自得之貌遂遂適意之貌蓋親去而擬
其後來暢遂之形自發於貌耳隨行之失失之遠矣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訂義註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袒右
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

疑義註周尚左也

疏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

取部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
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廷華案儀禮皆尚右周道也尚左之說何所自來質
文之說亦支離故以陳說正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四十九

祭統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祭統第二十五

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於別錄屬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訂義註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怵感念親之親也疏此一節總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有部分今各隨

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
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
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禮有五經者經者常也言
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
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為急此說禮為急者案大宗
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
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夫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者自猶從也言
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為之但從孝
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孝子感時心中怵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是故唯賢
者能盡祭之義者言非賢者不能怵惕怵惕之義唯
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
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
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
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
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

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訂義註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為謂福祐為已之報畜謂順於德教疏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非世所謂福也者言世人謂福為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既內盡親又外順此行善無違於道理也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卿故云外也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神福祥為已之報案少牢饋餼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子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則是祭祀有求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於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

神之禮追養繼孝也者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生時
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
孝也者畜也者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
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此據援神契庶人
之孝曰畜五不孝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
皆順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
譽士曰完庶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曰畜皆是畜養
但功有小大耳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訂義註沒終也疏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
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
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
志此祭之心也

訂義註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且謂

所供衆物水草之菹芹苽之屬陸產之醢蚝蛄之屬
 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内則可食
 之物有蜎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咸是也蔬水
 菹芹苽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苽兔醢朝事
 之豆苽苽菹醢是苽芹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鷄
 加豆之實有深蒲醢醢落苽醢醢魚醢其昌本
 淡蒲落苽是水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蚝蛄之屬
 者案醢人饋食之豆蚝蛄蟪即蚝蛄之類醢人加豆之
 實有兔醢又有醢醢皆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
 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
 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内則可食之物有蜎范
 者蜎蟪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菱芡榛栗
 之屬者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
 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疏此一節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
 又外求伉儷供養盛之事凡天之所生以下總結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文既内自盡外又求助祭之事苟可薦者悉在祭用
 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物内則
 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親之心

是故夫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齋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齋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
 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訂義註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縉色冕以
 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衆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
 禮少變也疏云純服亦冕服也者天子云純諸侯言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言衣色

禮記卷之四十九 祭統 五

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也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疏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者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酒盡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師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註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純服者亦冕服也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者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者莫無也王后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是以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明神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此祭之道結上文也

疑義疏鄭氏所註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

案此朱確說詳儀禮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言齊齊不齊齊

之如字餘側皆反

訂義註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疏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君子乃齊者謂四時應祭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言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者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沈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作肅大

音泰

訂義註宮宰守宮官也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大廟
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
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馬紉所以牽牲也周禮
作紛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
共其水藁泂盥齊也盥齊泂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
云水爾濟濟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
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及後迎牲疏大宗亞裸
攝馬者解大宗所以亞裸之義案此下云夫人有故
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
陳言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盥
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云盥齊泂
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註云盥齊差清和以清
酒泂之謂之泂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泂是盥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云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泂祇
是薦盥不薦明水今經薦泂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
水也以盥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
盥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爾濟
肺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
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齊之故云齊
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
後迎牲者以時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
之文是天子諸侯疏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
之事故鄭明之也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
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致齊於
外夫人致齊於內耳然後會於大廟者祭曰君與夫
人俱在大廟之中廟即始祖廟也君純冕立於阼者
純亦緇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

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大宗執璋瓚亞裸者大
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不云夫
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
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圭瓚璋瓚並是裸器也
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也君執紉者紉牛鼻繩君
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
殺與幣告也未審存恭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
其殺牲周用芻藁藉之宗婦執盞從者謂同宗之婦
執盞以從夫人夫人薦浣水者浣即盞齊由自濁用
清酒以浣沛之浣水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來奠盞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浣齊而薦
之者因盞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禕此則
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盞齊但言盞者略言之亦容侯
伯子男之祭但有盞齊無醴齊也存恭故執盞從君執
鸞刀羞齊者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
肝以骨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圭前二是謂饋
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割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亦
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
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齊夫人薦豆者
於君羞齊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

之者君親執紼及鸞刀羞齊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澆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

廷華案宮宰周禮之內宰也

疑義疏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者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屈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壘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廷華案註疏家言天子必牽魯及二王之後其說甚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舛周禮諸案之至西房在東向位之後備而不用恐其褻也故禮事皆東房若以東酌語為西房之証則曲甚矣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訂義註君為東上近正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

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以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所言同於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大子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與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眾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君主祭祭時方致其誠敬以與神明交而可舞踊以亂之乎或將舞則執干戚以導之即復主祭

之位

詳明堂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訂義註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疏此一節

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之是武曲之名是象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代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觀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者言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進退者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退若內心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謏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人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

進註作餼

訂義註術猶灑也為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疏此一節明祭末餼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被之事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者引古人之言證餒為美也
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餒即是克有終而
禮猶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已語辭也是故
古之君子曰尸亦餒鬼神之餘也者又引古言證餒
義也言亦者亦人餒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餘而云尸
亦餒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
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是尸餒鬼神之餘若大夫亦先
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餒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餒
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者尸餒鬼神之餘
是施恩惠之術法言為政之道貴在施惠可以觀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君之政教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
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矣臣餒君之餘也者以君
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
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餒君之餘也以下漸
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
者士廟中餒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
於堂下百官進徹之者謂有祭事之百官餒訖各徹
其器而乃去之

疑義疏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

祭也

案詳周禮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
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
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
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
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
政矣

訂義註鬼神之恩徧廟中如國君之恩徧竟內也鬼
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
畜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疏凡餼之道每
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者初君卿四人次大夫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次士八人是鸞變以衆加以以兩是別貴賤之等
而興施惠之象也者興起也其餼之禮初餼貴而少
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皆先
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
中也者謂餼之時君與二卿以四簋之黍修整普徧
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餼者欲見其恩惠修整徧於
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
陰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餼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
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
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故上先下後耳者

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餒臣下後餒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由餒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祭祀之餒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者餒若以禮則能施惠其政善也餒若不以禮則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訂義註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已乃行之教由孝順生也疏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修之於已然後及物是為政之本夫祭之為物大矣者物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為

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爲大其興物備矣者謂
庶羞之屬言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興物備矣順以
備者也其教之本與者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
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物皆備具是爲教之本言聖
人設教惟以順備故云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至其
親者祭既順備可爲教故人君因爲教焉外教謂郊
天內教謂孝於親祭宗廟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
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於親故子孫順孝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者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
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正教由此生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者謂在上所爲之事施之
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
上者在下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
此事於上以上憎惡也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者結上二事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己己以
爲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
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爲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
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

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祭焉此之謂十倫見賢編反殺色界反

訂義註倫猶義也疏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此之謂十倫一經總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十倫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訂義註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疏同之言詞也者若單作同字是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同之同非詞共之詞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其物異也若詞共之詞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詞為共是漢魏之時其妃配者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亦不特几也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特設也辭亦不特設其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故鄭註同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事於尸也者謂灌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事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於戶外斲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謂索祭也云疏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鋪筵設同几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

凡者筵席既長凡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凡詔
祝於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
尸於室求之而出於禘者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
之禘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
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廷華案配席無考據昏禮舅姑歿者婦三月奠菜者
席在奧東面妣席北方南面則不同凡明矣知奠菜
不同凡則祭亦可知此同凡未審所指或曰此註詞
字義亦近鑿姑存之
疑義疏禘謂明日繹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禘在祭前繹在祭之明以禘為繹非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
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
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訂義註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
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疏此經明第二倫君
臣之義也君迎牲不迎尸別嫌也者尸體既尊君宜
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
而為尸時則尊在廟中君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

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在廟中則全於君者尸若入廟則君父道也全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為君父也自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然父無答子之禮君有答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釋君疑也君道之全全在廟門外若出廟門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不出門也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二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廷華案疑於君疑當作全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尸剛反

訂義註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

北面事尸之禮

疏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與主人

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 疏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孫為尸於堂當朝事也

王父尸者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所使為尸者
於祭者子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為尸者於祭者孝
子身為子之行秩也父北面而事之者父則祭者之
身北面而事子行之尸也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
父子之倫也者主人為欲孝敬已父不計已尊而北
面事子行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
子事父之道也

尸飲五君洗爵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及祠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訂義註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賓 疏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

禮記疑義卷五十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經解第二十六

疏按鄭氏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訂義註可知者謂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

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辭之事

按春秋辭事不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

止於此姑存之

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

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言深者能以教

又防其失疏云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背編切不能

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

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不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

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惡是

不能容人不與已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

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鬥爭

之事也疏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為

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

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

記者錄入於禮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人君

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

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

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

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疏通知遠

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

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廣博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潔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知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易之失賊者易主潔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節制則失在於煩苛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節制則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節制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

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一疏然詩為樂章詩樂是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或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思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者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訂義註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疏此

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事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來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

故於商頌略而不言或可疏此一節或明禮為霸王
以經無正文鄭為兩說

之器言禮之重也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
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
天地參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
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
正此四方之國此之謂也者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
人有禮之謂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
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說音悅去
卷呂反

訂義註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疏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則
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
實恩能覆養故也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
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除去天地之害
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為義天地
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
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

以作事物者欲為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
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

廷華案言王又言霸非孔子之言可知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
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
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
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
有位以處空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圓音圓縣音元
誠或作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衡稱尺證也縣謂錘也縣非錘名謂衡之縣

者錘耳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隆禮謂盛行禮也

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疏春秋左氏隱三
年傳衛莊公寵公

孫州吁石碣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為道也以疏此一節贊明

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若稱

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者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

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

以方圓者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

矩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圓君子

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為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為用是敬讓之道也為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

別彼
列反

訂義註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自亦由也疏此一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以義非復孔子

之言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
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閤寺守之諸
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猶坊止水之所
自來也者坊謂堤坊人築堤坊止水之所從來之
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防障之故以舊坊為
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者譬言舊禮不可去也
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
坊壞則水必來敗產業也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
者必有亂患者禮本坊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為無所
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壻曰昏妻曰

姻疏案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

妻曰姻者爾雅擬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壻則

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故云壻曰昏妻曰姻

廷華案註昏姻說與爾雅不符疏以昏時迎婦解昏
字似矣但壻以昏迎女亦以昏嫁胡獨壻當言昏耶
以姻為因則曲甚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若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
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
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訂義註若謂不至不答之屬

疏不至者謂夫親迎而

以高期明星煌煌註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序女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答者謂夫不答耦於婦故
卹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先君是也此經復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先君是也此經後故先朝親後昏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親後聘問下經所翻則據人倫切急者在先朝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親也聘親合者以其聘親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疏此明禮諸事不可闕廢若其闕廢則禍亂興也而爭鬥之獄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鬥之獄繁多矣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者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恆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訂義註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疏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使人至之也又使人日日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是教化依

微不甚指斥為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易
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者此易
繫辭文也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錯若毫釐之小
至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
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
云此之謂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五十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哀公問第二十七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
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
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
問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
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
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

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莫備其鼎俎設其承瓘
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
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訂義註不足以知禮謙不答也以此為尊敬言君子
以此故尊禮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
此上事之期節上事者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
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莫數也即就也醜
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
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衣服教之節儉與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同利者上下俱足也疏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大
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
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言君子
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君
曰否吾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
禮君謂哀公哀公止其謙讓曰否否不也言不得謙
退吾子但言說之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
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廻持此能以
教百姓也不廢其會節者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
臣男女之期節也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此三事

之期節也有成事者謂有三上事行於有民成功之
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辯君臣別男女等之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
然後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
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其順之者謂其民
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然後言
其喪奠者言猶示語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
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
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修其宗廟歲時以
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未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即
安其居者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
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是也節醜其衣服
者節正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
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
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
不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彩飾食不貳味者謂不
副貳肴膳也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
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
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

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今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

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于其眾以伐有道求德當

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為禮也

好呼報反教五報反
于丘教反當丁浪反

訂義註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于其眾逆其族

類也當猶稱也所由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

所言疏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

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固民

是盡者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盡竭于其眾以伐有道者于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

自縱不順眾心是違逆其眾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

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所道也言不以

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不用其養民之

道今之君子莫為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

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今之君子

無能為先世君子之禮也

孔子待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為大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

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

姓何從愀也小反

訂義註愀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謂

不讓而對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政疏此一節明哀公

問政之事并問為政何以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

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

以為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

侍坐則以前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百

姓之德也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今君問此人

道之大欲優恤下是百姓受其福慶陳氏集說曰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無辭言豈敢無辭案此以辭為言辭與註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

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

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

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

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

敬其政之本與迎逆敬反

訂義註庶物猶象事也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取

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則親疏公曰

禮記卷之二十一

哀公問

禮記卷之二十一

寡人雖無似也者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者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古之為正愛人為大者人為國本是以為政之道愛養民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者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者禮以敬為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為其大也敬之至矣大昏為大者敬有大小若敬至極之中大昏為大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上親猶是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至敬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人亦親已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也舍敬是遺親也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夫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迎是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者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為政教之本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訂義註已猶大音泰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疏哀公所問當問已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

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疏冕而親迎不已

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君身著祭服而

親迎不亦大重乎疏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

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大如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謂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王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

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

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訂義註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

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

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國恥
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
之疏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國皆為國陋上國言己之
哉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
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內以治宗廟
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裸獻后夫人亞獻
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
下之敬者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
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註引昏義文是也物恥
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為政先禮其於治國有可恥
言欲為國家之政先於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
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為政教之本與
疑義註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振猶救也固者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
此言由其國陋殷重問之辭故得聞此言振敬也謂
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敬之

廷華案註以下固為政拋去不字疏知有王肅說復
先阿鄭而為之說非也至所謂振者臣事有失而可
恥則以禮振作之使復于無可恥耳救字雖于事恥
少有關合然非振字正解敬字說則竟不可解矣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
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許乞反又許氣反

大音泰

訂義註愾猶至也大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

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

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乃吾妻子也不忍

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逆興焉疏愾音逆憇憇為息

息是至之義故云愾猶至也云大王居幽為狄所伐者毛詩傳云按詩稱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

吾聞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殺其子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

所養害所養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略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狄

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束修奔走而從者三千成止而民成三千戶之邑也此註君子不以其所

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疏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

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

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有道者謂三代

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故言有道也妻也者親之主也

者言妻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

三者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須

先敬身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者此言百姓之象

禮記卷之五十一

哀公問

三

能愛已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已子則以及百姓
之子能愛已妃則以及百姓之妃是身與妻子還是
百姓身與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汎言故云妻此
論人臣治國政故云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事從迺而能廣至於
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
矣者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已身及已之妻
子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訂義註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
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疏前經對哀公為政
在於敬身故此經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
禮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為民表下之所從假
令過誤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過動則民作則者
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
不得過誤其辭舉動不得過誤法則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子孔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
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

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
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
過乎物

訂義註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
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物
猶事也疏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
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答以成親之義遂廣
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
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為君
子所生之子是已之修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修
身成其親也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
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
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
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
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
所不為是不能成其身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
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
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訂義註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為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疏以前經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改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答以貴天道之事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休已是天道也人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已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為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為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太平故云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

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
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志注作
識卷如

反容

訂義註冥煩者言不能明理子志之心欲其要言使
易行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
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
罪何謂讓辭福者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疏前
經明天道之事能得當則知無已公欲孔子要陳所
行何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蠢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蠢然愚蔽無所了解皇
氏云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欲使夫子出要言以
示已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公謙退故蹴然恭
敬辟席而起對仁人不過乎物者言仁德之人不過
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孝子不過乎物者言孝
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
者言仁人事親以敬與事天相似言敬親與敬同事
天如事親者言仁人事天以孝愛與人事親孝愛相
似言愛親與愛天同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稱仁人則
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內

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
敬故云孝子成身也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
答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也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
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
日過於其事而有罪戾何是謙退之辭陳氏集說曰
蠢愚蔽于氣質也冥者暗于理煩者累于事志讀如
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坊之語
志記于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見舉其要者言之
疑義註志識之也子志之心言此事子之心所知也
疏哀謂無所了解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曰子志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子之志是知也言我冥煩子心所知也
廷華案據註公說竟成不了語疏以冥煩二字屬下
句舛矣故以集說正之

不
丸
頁

